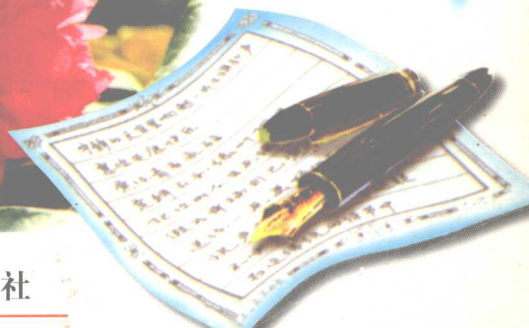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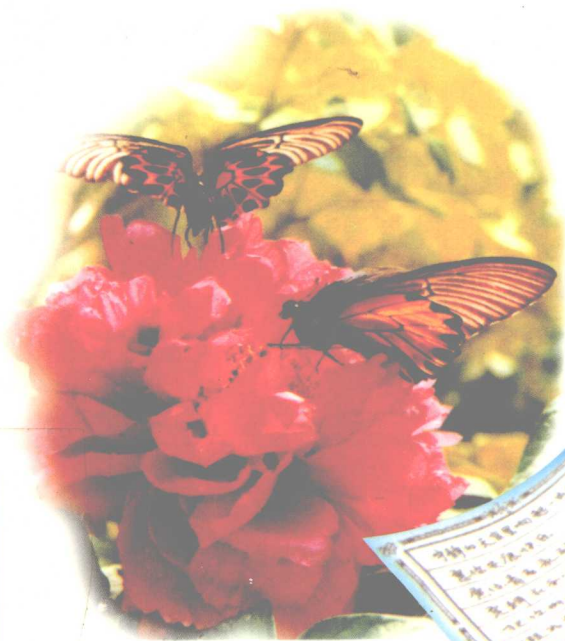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名家

MINGJIASANWENJINGPIN

# 散文精品

## 多彩人生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· 名家散文精品 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多彩人生  
藏书章

主 编：张薰妮

副主编：张待纳

蒋丰亮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彩人生/张黛妮主编. —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1999.7  
(名家散文精品)

ISBN 7-80648-262-8

I. 多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5890 号

· 名家散文精品 ·

多彩人生

---

主 编:张黛妮  
副 主 编:张待纳 蒋丰亮  
责任编辑:桂镇教  
版式设计:李洪丽  
责任校对:李洪丽  
出 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  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:长春市二道东北亚彩印厂  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 
字 数:1000 千字  
印 张:50  
版 次: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:1-6020 册  
书 号:ISBN 7-80648-262-8/I·80

---

定价:6.80 元(全 10 册定价 68.00 元)

## 序言(代总序)

人生就是体验。

百年人生,年年岁岁,分分秒秒,生命的履痕便由每时每刻的体验汇成。

人生的快乐缘于体验。因为美好的事物通过心灵的折射使你的生活充满阳光;人生的悲哀也缘于体验,坎坷与挫折透过你的神经使你感觉一切都黯淡无光。

所以,真正智慧的人生就使烦恼与困苦通过心灵发酵成淡淡的云烟,而只留存美好的一切在眼底,在心间。而世上命运好的人,无疑地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、有丰富个性的人,这种人的生活,虽然不一定是光辉灿烂的,却是最幸福的。因为他能真情地去理解人生,用幽默去玩味人生,而人生的百味与风雨也因此变得兴味盎然,意蕴绵长。

席慕蓉曾经说:“明知道总有一日,所有的悲欢都将离我而去,我仍然竭力地搜集那些美丽的纠缠着的,值得为她活了一次的记忆。”

正因如此，我们收集了诸多名家美文。从林语堂、徐志摩到贾平凹、刘心武；从李敖、龙应台到席慕蓉、余光中，汇集了现当代诸多名作家的散文精华。这些名家之所以是名家，就在于他们拥有丰富敏感的心灵，他们捕捉到的是为常人所忽略却有可能改变一生的生命悸动与冲突，从而使人生永保它最本质的细腻；这些文章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，就在于它来自敏锐心灵的体悟，它是一种情感的升华，它的寓意隽永，足以拨动现代人日益麻木的神经；它文字优美，阅读它们，就像啜饮甘泉，沁人心脾。

当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请用心来品味；当你合上书页时，我们相信你会面带微笑，而面对今后的人生风雨，相信你都因已在这些文字中体味过，而不再迷乱、无措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牛蛙记 .....      | 余光中(1)  |
| 吐露港上 .....     | 余光中(10) |
| 情到深处 .....     | 刘 墉(18) |
| 做梦的胆量 .....    | 刘 墉(21) |
| 写一个缘的故事 .....  | 刘 墉(25) |
| 漂泊者的故乡 .....   | 刘 墉(30) |
|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..... | 刘 墉(36) |
| 下雨天,真好 .....   | 琦 君(41) |
| 雪地笔记 .....     | 戴小华(48) |
| 日光五书 .....     | 林清玄(54) |
| 叫卖声 .....      | 简 媾(66) |
| 旧书铺 .....      | 茅 盾(69) |
| 牵牛花 .....      | 叶圣陶(74) |
| 梨花 .....       | 许地山(76) |
| 市集 .....       | 沈从文(78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泰山日出 .....           | 徐志摩(82)  |
| 谈教训 .....            | 钱钟书(85)  |
| 青岛樱花会 .....          | 臧克家(90)  |
| 春雨 .....             | 梁遇春(93)  |
| 街上流行黄头发 .....        | 章 明(97)  |
| 莫里哀的忠告 .....         | 章 明(100) |
| “口服液”世界 .....        | 章 明(102) |
| 地鳖虫 .....            | 何满子(105) |
| 致新秃青年上帝的女友 .....     | 舒 展(110) |
| 不便方便 .....           | 蒋子龙(114) |
| 贵族情结 .....           | 蒋子龙(118) |
| 西湖的雪景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 ——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 ... | 钟敬文(122) |
| 水院子 .....            | 李辉英(130) |
| 龙灯 .....             | 罗念生(133) |
| 寂寞 .....             | 季羨林(138) |
| 五味 .....             | 汪曾祺(143) |
| 谈渔猎 .....            | 李霁野(148) |

# 牛蛙记

不知怎地，从小对蛙鸣便有好感。现在反省起来，这种好感之中，不但含有乡土的亲切感，还隐隐藏着自然的神秘感，于是一端近乎水草，另一端却通于玄想和禅境了。孔稚圭庭草不翦，中有蛙鸣。王晏闻之曰：“此殊聒人”，稚圭答曰：“我听鼓吹殆不及此。”所谓鼓吹，是指鼓钲箫笛之

乐，足见孔稚圭认为人籁终不及天籁，真是蛙的知己。

沙田在南中国最南端的一角小半岛上，亚热带的气候，正是清明过了，谷雨方甘。每到夜里，谷底乱蛙齐噪，那一片野籁袭人而来，可以想见在水浒草间，无数墨绿而黏滑的乡土歌手，正摇其长舌，鼓其白腹，阁阁而歌。那歌声此起彼落，一递一接，可说是一场“接力唱”。那充沛富足的中气，就像从春回夏凯的暖土里传来，生机勃勃，比黑人的灵歌更肥沃更深沉。夜蛙四起，我坐其中，听初夏的元气从大自然丹田的深处叱咤呼喝，漫野而来。正如韩愈所说：“天之于时也亦然，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”，冥冥之中，蛙其实是夏的发言人，只可惜大家太忙了，无暇细听。当然，天籁里隐藏的天机，玄乎其玄，也不是完全听得懂的。有时碰巧夜深人静，独自盘腿闭目，行瑜珈吐纳之术，一时血脉畅通，心境豁然，蛙声盈耳，浑然忘机，竟似户外鼓腹鼓噪者为我，户内鼓腹吐纳者为蛙，人蛙相契，与夏夜合为一体了。

但是有一种蛙却令我难以浑然忘机，那便是蛙中之牛，所谓牛蛙。大约在5年前的夏天，久旱无雨，一连几夜听到它深而迟缓的低哞，不识其为何物，只有暗自纳罕。不久，我存也注意到了。晚饭后我们在屋后坡上散步，山影幢幢，星光幽诡之中，其声闷闷然，郁郁然，单调而迟滞地从谷底传来，一哼一顿，在山间低震而隐隐有回声，像巨人病中的呻吟。两人停下步来，骇怪了一会，猜想那不是谷底的牛叫，就是樟树滩村里哪户人家在推磨。但哪家牛会这么一叠连声地哞之不休，哪家的人会这么勤奋，走马灯似的



音，有了新的意义。几星期来游移不定的想象，忽然有了依附的对象。原来是牛蛙，怪不得声蛮如牛。《伊索寓言》有一则说蛙鼓足了气，要跟牛比大；使我想起，牛蛙的体格虽不如牛，气魄却不多让，那么有限的肺活量，怎能蕴含那么超人，不，“超蛙”的音量。如果它真的体大如牛，那么一匹长舌巨瞳的墨绿色两栖妖兽，伏地一吼，哮声之深邃沉洪，不知该怎样加倍骇人。我立刻去翻词典，词典说牛蛙又名喧蛙，雌蛙体长 20 厘米，雄蛙 18 厘米，为世上最大之蛙，又说其鼓膜之大，为眼径四分之三。喧蛙之名果不虚传，也难怪听了聒耳惊心，令人蠢蠢不安。

知道了那是什么之后，侧耳再听，果然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觉得那阴郁的低调，锲而不舍，久而不衰，在你的耳神经上像一把包了皮的钝锯子拉来拉去，真是不留伤痕的暗刑，那哮声在小怪物的丹田里发动，在它体内已着魔似的共鸣一次，到了它蹲伏的阴沟之中，变本加厉，又再共鸣一次，愈显得夸大吓人。为它取一个绰号，叫“阴沟里的地雷”，谁曰不宜？不用多说，那一夜我翻来覆去，到后半夜才含糊入梦。

扰攘数夜之后，其声忽又止息。未几夏残秋至，牛蛙的威胁也就淡忘了。到了第二年初夏，第一声牛蛙发难，这一次，再无猜谜的余地。我存和我相对苦笑，两人互慰了一阵，准备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论自由的胸襟，来接受这逆耳之声。不过是几只小牛蛙在彼此唱和罢了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这么一想，虽未全然心安，却似乎已经理得了。于是一任“阴沟里的地雷”一吼一答，互相引爆，只当没有听见。

但此情恰如李清照所言，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，自命不在乎了几天之后，那鲁钝而迟滞的单调苦吟，像一把毛哈哈的刷子一下又一下地曳过心头，更深人静的那一点清趣，全给毁了。

终于有一天晚上，容忍到了极限，光生伉俪烧水伏魔的一幕蓦地兜上心来。我去厨房里找来一大筒滴滴涕，又用手帕把嘴鼻蒙起，在颈背上打一个结，便冲下楼去。草地尽头，在几株幼枫之下，是一条长而曲折的排水阴沟，每隔丈许，便有两个长方形的铁格子沟盖。我沿沟巡了一圈，发现那郁闷困顿的呻吟，经过长沟的反激，就近听来，益发空洞而富回声，此呼彼应，竟然有好几处。较远的几处一时也顾不了，但近楼的一处铁格子盖下，郁叹闷哼的唉声，对我卧房的西窗最具威胁。我跪在草地上，听了一会，拾来一截长近3尺的枯松枝，伸进沟去捣了几下。唉声戛然而止。但盖孔太小，枯枝太弯，沟又太深，我知道“顽敌”只是一时息鼓，并未受创，只要我一转背，这潜伏的危机又会再起。我蓦地转过身去，待取背后的滴滴涕筒，忽见人影一闪。

“吉米，”原来是三楼张家的幺弟。

“余伯伯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吉米见我半个脸蒙住，也微吃了一惊。

“赶牛蛙。这些东西吵死人。”

“牛蛙？什么是牛蛙？”

“牛蛙就是——特别大的青蛙。如果你是青蛙，我就是牛蛙。”

“老师说，青蛙吃害虫，对人类有益处。”

“可是它太吵了，就成了害虫，所以——”说到这里，我忽然觉得自己毫无理由，便拿起滴滴涕筒，对吉米说：

“站开些，我要喷了！”

说着便猛按筒顶的活塞，像纳粹的狱卒一样，向沟中之囚施放毒气。一时白烟飞腾，隔着手帕，仍微微嗅到呛人的瓦斯臭味。吉米在一旁咳嗽起来。几番扫射之后，滴滴涕筒轻了。想沟中毒气弥漫，“敌阵”必已摧毁无余。听了一会，更无声息，便牵了吉米的手回到屋里。

果然肃静了。只有远处的几只还在隐隐地呻吟。近处的这只完全缄默了，今晚可以高枕无忧。也许它已经中毒，正在垂死挣扎，本已扭曲的四肢更加扭曲。威胁一下子解除，我忽然感到胜利者的空虚和疲劳。为了耳根清静，就值得牺牲一条性命吗？带着淡淡的内咎，我朦胧地睡去。

第2天夜里，河清海晏，除了近处的虫吟细细，远村的犬吠荒荒，天地阒然无声。寂寞，是最耐听的音乐。它是听觉的休战状态，轻柔的静谧俯下身来，抚慰受伤的耳朵。我欣然摊开东坡的诗集，从容地咏味起来。正在这时，心头忽然像给毛刷子刷了一下。那哞声又开始了。那冥顽不灵的苦吟低叹，像一群不死不活的病牛，又开始它那天长地久无意无识的喧闹。我绝望地阖上诗集。还只当是休战呢，这不是车轮鏖战，存心斗我吗？我冲下楼去，沿着那叵测的阴沟侦察了一周。至少有七八只之多，听上去，那中气之足，打一场消耗战绝无问题。它们只要一贯其愚蠢，轮番地哼哼又哈哈，就可以逸待劳，毁掉我一个晚上。

我冲回楼上，恶向胆边生。10分钟后，我提了满满一桶

肥皂粉冲泡的水，气喘咻咻地重返阵地。近处的铁格子盖下，昨夜以为肃清了的，此刻吼得分外有劲，像在嘲弄我早熟的乐观。是原来的那只秋毫无损呢，还是别处的沟里又补来了一只？难道这条曲折的阴沟是“胡志明小径”，而这些牛蛙是善于土遁的地下越军吗？带着受了骗的恼羞成怒，我把一整桶毒液兜头直淋了下去。沟底溅起了回声，那怪物魔吃了两声，又装聋作哑起来。我又回到楼上，提来又一桶酵得白沫四起的肥皂粉水，向一盖一盖的空格灌了下去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又取来滴滴涕，向所有的洞口逐一喷射过去。

这么折腾了一个多钟头，我倒是累了。睡到床上，还未安枕，那单调而有恶意的哼哈又起，一呼群应，简直是全面反击。我相信那支地下游击队已经不朽，什么武器都不会见效了。

“真像他妈的越军！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枕边人醒过来，惺忪地问道。

第三年的夏天，之藩从美国来香港教书，成为我沙田山居的近邻，山间的风起云涌，鸟啖虫吟，日夕与共。起初他不开车，峰回路转的闲步之趣，得以从容领略。不过之藩之为人，凡事只问大要，不究细节，想他散步时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，也只是得其神髓而遗其形迹，不甚留心。一天晚上，跟我存在他阳台上看海，有异声起自下方，我存转身去问之藩：

“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哪有什么声音？”之藩讶然。

“你听嘛，”我存说。

之藩侧耳听了一会，微笑道：

“那不是牛叫吗？”

我存和我对望了一眼，我们笑了起来。

“那不是牛，是牛蛙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？是牛蛙。”之藩吃了一惊，在群蛙声中愣了一阵，然后恍然大悟，孩子似的爆笑起来。

“真受不了，”他边笑边说，“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单调的声音！牛蛙！”他想想还觉得好笑。群蛙似有所闻，又哞哞数声相应。

“这种闷沉沉的苦哼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”我存说，“可是你听了却又可笑。”

“不笑又怎么办？”我说。“难道跟它对哼吗？其实这是苦笑，莫可奈何罢了。就像家里来了一个顽童，除了对他苦笑，还有什么办法。”

第二天在楼下碰见之藩，他形容憔悴，大嚷道：

“你们不告诉我还好，一知道了，反而留心去听！那声音的单调无趣，真受不了！一夜都没睡好！”

“抱歉抱歉，天机不该泄漏，”我说。“有一次一位朋友看侦探小说正起劲，我一句话便把结局点破。害得他看又不是，不看又不是，气得要揍我。”

“过两天我太太从台北来，可不能跟她说，”之藩再三叮咛。“她常会闹失眠。”

看来牛蛙之害，有了接班人了。

烦恼因分担而减轻。比起新来的受难者，我们受之已

久，久而能安，简直有几分优越感了。

第四年的夏天，隔壁搬来了新邻居。等他们安顿了之后，我们过去作睦邻的初访。主客坐定，茶已再斟，话题几次翻新，终其于告一段落。岑寂之中，那太太说：

“这一带真静。”

我们含笑颌首，表示同意。忽然哧哧几声，从阳台外传了上来。

那丈夫注意到了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反问他。

“外面那声音，”那丈夫说。

“哦，那是牛——”我说到一半，忽然顿住，因为我存在看着我，眼中含着警告。她接口道：

“那是牛叫。山谷底下的村庄上，有好几头牛。”

“我就爱这种田园风味，”那太太说。

那一晚我们听见的不是群蛙，而是枕间彼此格格的笑声。

## 吐露港上

如果你是一只鹰，而且盘旋得够高，吐露港在你的“鹰瞰”下就像一只蝴蝶张着翅膀，风来的时候更加翩翩。这是一位女孩子告诉我的。她当然不是那只鹰，没有亲眼看过。每次从台湾或欧洲飞降香港，也不经过这一片澄碧，所以我也无法印证。不过她的话大概没错，因为所有的地图都是这么画的。除了“风来的时候”画不出来之外，地图真能把人变成鹰，一飞缩山，再飞缩海，缩大地为十万分之一的超级老鹰。我不说超级海鸥，因为鸥翅低掠贴水，鹰翅才高翔而摩天。

我就住在那蝴蝶左下翼的尖上。

那就是说，在一岬小半岛上，水从三面来，风，从四面来。面前这一汪湛蓝叫吐露港，也有人叫做大埔海。还是叫吐露港好，不但名字美些，也比较合乎真相，因为浩淼的南中国海伸其蓝肢，一探而为大鹏湾，再探而为吐露港，面前的水光粼粼已经是湾中之湾，海神的第三代了。但不可小